

第一章 政治經濟學的教學架構

- 第一節 政治經濟學的三个分析範疇
一人世界、二人世界、多人世界
- 第二節 政治經濟學的两个分析層次
兩層次的議題、經濟學原理三

在簡單回顧政治經濟學的發展後，本章將從教學角度來簡介政治經濟學的結構。教學角度也就是作者希望讀者在讀完本書之後，能清楚地說出政治經濟學探討的議題和方法，在另一方面，也希望讀者在閱讀以後的章節時，心中能夠有個清楚的藍圖，知道章節之間的聯繫和每一章節的分析角度。除這期待外，我還希望修過經濟學原理的讀者，能經由本章內容而清楚認識到當前經濟分析所陷入的相對狹窄的研究困境。

當前一些在經濟學原理中出現的概念，如市場失靈、政府政策、社會福利、公平正義等，在政治經濟學有著截然不同的意義。譬如市場失靈，經濟學原理關心它的存在原因，而政治經濟學則質疑這個概念的虛構性。再如社會福利，經濟學原理探討提供規模之最適量，而政治經濟學則質疑社會福利的不可衡量性。讀者從經濟學原理轉進到政治經濟學時，首先遇到的就是這類觀念的調整。因此，本章將先說明政治經濟學的架構，若讀者能理解它不同於經濟學原理之架構，就較容易調整已接受的概念。

本章將從兩個角度來討論政治經濟學的結構。首先是關於政治經濟學的主體問題，也就是「誰的政治經濟學」的問題。簡單地說，政治經濟學的主體是參與政治經濟活動的個人，而不是擁有權力的政府，也不是擁有分析能力的學者。因此，本節將從真實的個人出發，看他如何在給定的制度和規則下行動，看他如何跨出家門去與他人交易和合作，也看他如何與眾人互動去影響制度和規則的變動。這一節探討的內容，也就是分析上的三個範疇，亦即一人世界、二人世界和多人世界。這三個範疇並非代表經濟社會的不同發展階段，而是經濟社會隨人際關係之複雜化而出現的不同議題。既然這些議題存在於不同的範疇，也就各有其適合

的分析方法。¹ 其次是第一章提到的「政經體制——政策分析」的兩個層次問題。這一節將利用幾個例子來說明，政治經濟如何以兩個層次分析先將問題結構後，再正確地逐步解決。

第一節 政治經濟學的三个範疇

生活是個人的起點。爲了改善生活，個人會試圖與他人往來，包括交換、協作、結合等等。個人在往來中常遭遇一些限制，也相應地採取某些行動。個人不斷擴大他的往來人群，從一人世界到二人世界，再到多人世界。在不同範疇下，他將遭遇不同的議題。

一人世界

字面上，一人世界指僅一人存在的世界，譬如獨居山林的隱士或流落荒島的魯賓遜。在這世界裡，只有「我」是唯一的行動主體——存在個人目的和能以行動去實現目的之獨立意志。在實現目的之過程，「我」會尋找周遭的資源並善加利用。因爲只有「我」是行動主體，「我」之外的各種存在都是「我」可以利用的資源（或工具）。當然，經濟學的起點是假設資源有限，所以，「我」必須善加利用這些資源。在一人世界裡，「我」採用**最適量分析**（Optimum Analysis），也就是如何利用有限資源以獲得最大效用之分析。這時的問題稱爲**效用最大化問題**（Utility Maximization Problem）。

¹ 這是多年來作者在教授經濟學原理時所採取的教學架構，從自己熟悉的切身經濟問題出發，逐漸擴及到較陌生的社會經濟議題。在該架構下，一人社會又稱一人世界，討論個人的邊際效用和行動的邊際成本，以及相關的時間偏好和決策均衡點等概念；二人社會又稱二人世界，討論兩人之間的商品交換、生產合作、分工合作，以及可能發生的合作障礙、緊張關係等問題；多人社會又稱多人世界，探討制度在社會中的形成、運作與演進，包括市場、交易、貨幣、財產權、刑罰、契約、公共建設、政府、憲法，金融和保險體系等。完整的教材請參閱：干學平、黃春興、易憲榮（1998）或干學平、黃春興（200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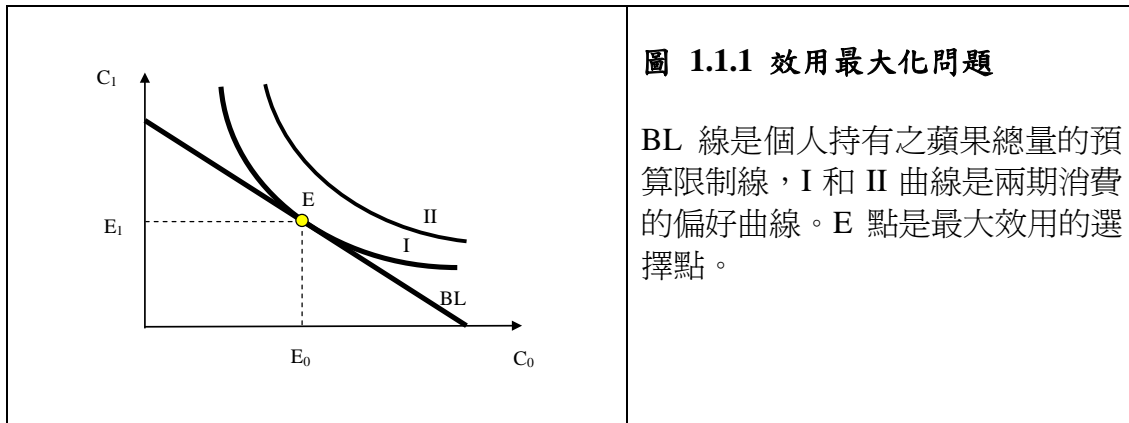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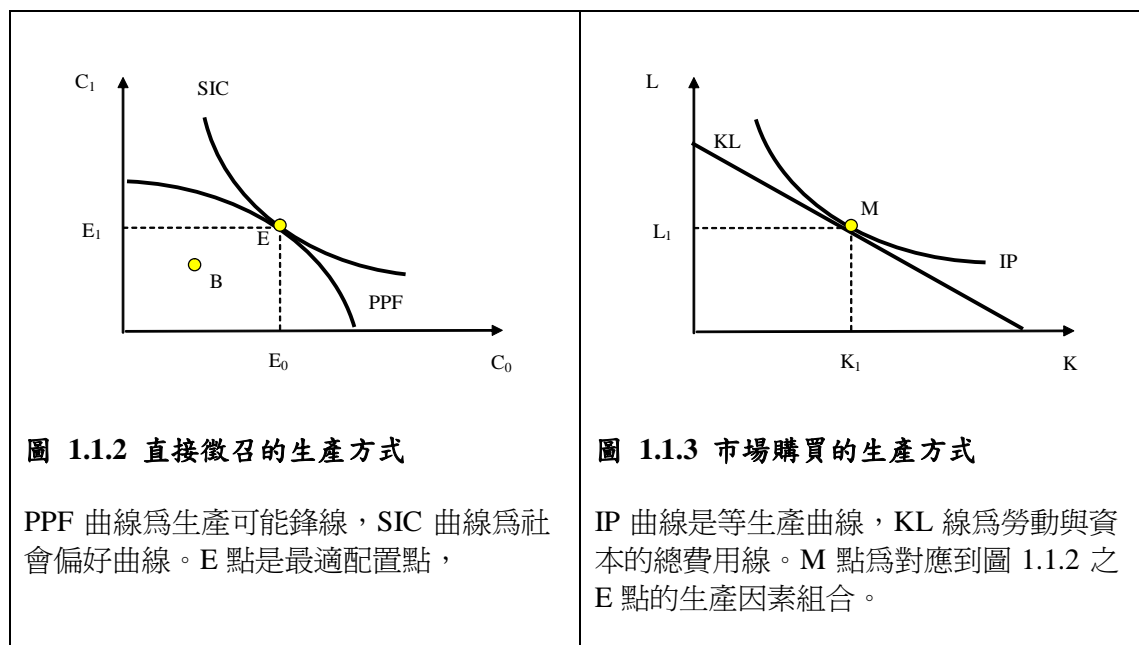
圖 1.1.1 為效用最大化問題的範例。圖中的 BL 線是個人持有之蘋果總量的預算限制線，I 和 II 曲線表示他在兩期消費的偏好曲線。圖中的 E 點，是他能獲取最大效用的選擇點。

除「我」之外，本書將一人世界的定義延伸到一個有權力支配全體資源的統治群，或稱為「我群」。我群會要求群內成員擁有相同之目的和意志，又不允許群外之人為行動主體。古代集權帝國的君王、父權家庭裡的父親、法西斯主義的獨裁者、計劃經濟國家的「中央計劃局」(Bureau of Central Planning, 以下簡稱 CPB) 等，都是我群的範例。底下，我以 CPB 作為我群的代名詞。

CPB 擁有絕對的權力，以自己的偏好安排所有人的生活方式、決定社會該生產的商品和投入的生產資源、也分配所有人的工作與工作時間。不過，CPB 常宣稱自己「以百姓之心為心」、「處處為百姓著想」。為要以百姓之心為心，他們必須理解百姓的偏好，甚至比百姓還理解他們自己；為要處處為百姓著想，他們誘使百姓的偏好趨向於 CPB 的偏好。於是，百姓的偏好就轉化成 CPB 的偏好。所以，圖 1.1.1 也可以視為 CPB 配置社會資源的問題。此時，BL 線成為社會之蘋果總量的預算限制線，而 I 和 II 曲線成為社會在兩期消費的偏好曲線（又稱**社會偏好曲線**或 SIC 曲線）。圖中的 E 點，是他們相信能帶給社會最高偏好的資源配置點。

在生產方面，一人世界的個人或我群都要面對給定的生產因素和生產技術。CPB 可以直接徵召生產因素和生產技術，也可以去市場購買它們。圖 1.1.2 是直接徵召的圖示。假設社會擁有給定的勞動 (L) 與資本 (K) 以及生產可能鋒線 (PPF 曲線)。SIC 曲線為社會偏好曲線。同樣地，E 點是最適配置點，此時 CPB 提供人民給定之資源所能允許的最高偏好。圖 1.1.3 是從市場購買的圖示。圖中 M 點為對

應到圖 1.1.2 之 E 點的生產因素組合。IP 曲線是生產 E 點之消費財的等生產曲線，而 KL 線為勞動與資本的總費用線。



CPB 會宣稱他們較所有人掌握更多的生產因素和生產技術的資訊，也會控制勞動與資本的市場價格。言行一致的 CPB 會努力去蒐集百姓之消費習慣和生活作息的相關資訊，探索各處可開發的自然資源，並利用已知的知識和技能。如果控制過程順暢，產出點就能落在生產可能鋒線上，如 E 點。此狀態稱為**生產效率**（Production Efficiency）。如果控制過程不順利，產出點會落在生產可能鋒線之內，如 B 點，是未達生產效率的狀態。

在生產效率下，生產者在給定的生產技術下，已將生產因素的使用量降至最低。換個角度說，也就是在給定生產技術下，生產者能利用給定的生產因素生產最大的產出量。生產效率的實現來自兩方面：其一是 CPB 擁有完全的決策能力，能對給定的生產因素組合找到最適當的生產技術；其二是 CPB 擁有完美的控制能力，能鼓勵現場生產者的工作誘因。

CPB 若從市場購買生產因素與生產技術，借用當代廠商活動的術語，生產效率問題就是**生產費用的壓低問題**（Cost-Down Problem）。由於生產因素和生產技術都給定，只要能將兩者數量化，就能以數學規劃或作業研究方法去計算。如果商品

不是免費分配，而是以一定的價格買賣，生產費用的壓低問題也就是**利潤最大化問題**（Profit Maximization Problem）。²

在一人世界裡，人是同質的，擁有相同生產能力和消費偏好。此時，獨裁者自稱為百姓的代言人並不為過，他有能力從集體角度去規劃百姓的生產與消費。因此，一人世界的效用最大化問題，也就常被轉化成**社會福利最大化問題**（Social Welfare Maximization Problem）——以社會福利函數替代個人效用函數，以社會總資源與生產技術限制替代個人的資源限制。

在圖 1.1.2 裡，E 點為社會福利最大化下的產出點，此產出提供平均每人最大可能的消費，或稱為代表性個人的最高效用。當關注點為代表性個人時，該狀態又稱為一人世界下的**經濟效率**（Economic Efficiency）。

在經濟效率下，平均個人消費的確是最高了。但只要社會出現不願意「被平均化」之人，他就會設法提高自己的消費量、不配合 CPB 指定的生產技術，甚至不服從 CPB 的控制。一人世界只允許一個決策行動主體，其分析便建立在只有一套目的之假設下。如果百姓中有人的偏好或生產技術非 CPB 所能預知或控制，整個分析就偏離了現實，其最適解也只是 CPB 幻想下的解。

二人世界

當個人的行動影響到非他所能控制的第二人，就可能招致對方的阻礙或反擊，導致計劃無法實現。CPB 的行動如此，一般人也是如此。在現實世界裡，個人的行動很少不影響到其他行動主體。因此，經濟分析必須考慮兩個行動主體之間的互動和後果，分析範疇必須從一人世界進入到二人世界。

二人世界的「二人」不必是字面上所稱的兩個人，可以泛指每個人都清楚其行動將影響到哪些特定之人的一群人。對方也是行動主體，可能在遭受影響之後反擊，也清楚知道反擊的對象。這裡，我以「部落」和「部落成員」作為二人世界和二人的代名詞。這群人中的每個人都是獨立的主體，因此，需要共同解決的方式也就必須先獲得他們的同意。為能合作解決，他們會達成某些限制個人行動的協議，或稱**協議秩序**（Negotiated Order）。由於這群人有某種程度的相識，他們

² 這類似於新古典經濟學的產業結構從完全競爭走入壟斷。

會從**人稱關係**（Personal Relationship）去考量協議秩序的內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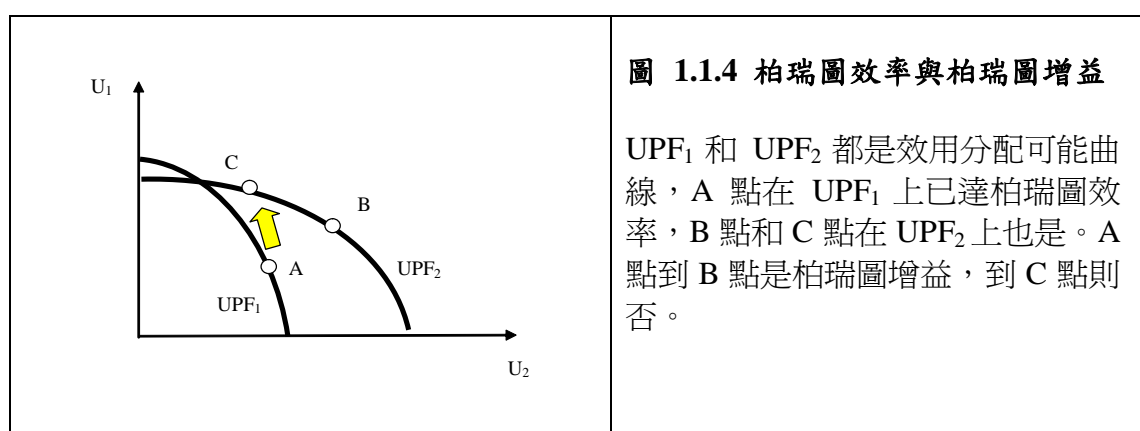
賽局理論（Game Theory，又稱**博弈理論**）是當前分析二人世界之經濟行為的主要工具。該理論區分為合作賽局與不合作賽局。在合作賽局下，部落成員有機會聚在一起，提出個人的期待和要求，討論大家可以接受的決策。這分析的主要議題在合作成立的條件，以及合作下的產出和分配。每屆奧林匹克運動會在籌備之初，委員會都會邀請會員國討論新列入該屆競賽的項目，譬如羽毛球或武術等。但有機會共同商討未必就會有結果，如台灣與大陸之間一些涉及主權的合作案。又如 2009 年在哥本哈根市召開的「《聯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第十五次締約國大會暨《京都議定書》第五次締約國會議」，參與各國就無法達成碳減排之原約定目標的協議。因為每個人都是行動主體，合作賽局的解決方案必須獲得部落成員的同意。若能合作，某種彼此都可接受的秩序也會形成。

某些較小的二人世界，如家庭、小社團、里鄰社區、家族式工廠或新設公司等，部落成員的關係較親密、彼此容易關心。此時，部落成員會願意多退讓幾步，合作相對容易些。不過，這種現象會隨著二人世界之規模的擴大而逐漸減少。當人稱關係不再存在時，部落成員相互的表現是「相識不相認」，各自行動而不照會對方。每個人以自利行動，無形地影響對方；當然，也默默地承受來自他方的影響。此即不合作賽局。不合作賽局是指行動相互影響之部落成員不存在協商的機會，而非字面上的「不合作」，也未必就是對立。譬如清華大學的學術聲譽是校內教授長期研究成果的社會評價，雖然學校與各院系都有鼓勵計畫，但在專業領域內，教授大都獨立研究。又如台灣與韓國的出口貿易賽局，也非對立，而是在無協商下「合作推動世界的經濟發展」。至於崛起的中國展開與美國的軍備擴充賽局，則是對立性的不合作賽局。

讓我們想像一種情境：部落成員齊聚在大禮堂，各自將偏好、技能、知識等告訴聘來的經濟學者。在獲得這些資訊後，該學者根據賽局理論，計算出成員都願意接受的資源配置方式。如果他根據每個人的偏好和生產能力，尋找到可能最好的資源配置方式，則此配置狀態即達到二人世界的經濟效率。

一人世界可從代表性個人的效用去衡量經濟效率，但在二人世界，由於人際之間的效用無法比較和加總，經濟效率要如何去衡量？經濟學有**柏瑞圖效率**（Pareto Efficiency）之概念，也就是該部落的資源配置已經達到無法不以傷害一

人的方式去改善任何一人的狀態。圖 1.1.4 為柏瑞圖效率的圖示。圖中兩軸代表兩人的效用水準， UPF_1 曲線為雙方在較差的賽局環境下所面對的效用分配可能曲線， UPF_2 曲線為雙方在較好的賽局環境下所面對的效用分配可能曲線。不同的賽局反映不同的制度，如沒有私有產權下的 UPF_1 曲線和有私有產權下的 UPF_2 曲線。不同的制度會有不同的產出，也對映到不同的效用分配可能曲線。圖中的 A 點是在 UPF_1 曲線上，如果該部落繼續維持原有的生產方式，其效用分配可能曲線就不會移動。此時，A 點已達到柏瑞圖效率。



如果該部落因發現新的生產誘因，使 UPF_1 曲線往外延伸到 UPF_2 曲線，但新的落點是 UPF_2 曲線上的 B 點。B 點是新的柏瑞圖效率點，但也是**柏瑞圖增益**(Pareto Improvement)點，因為它同時提升部落成員之效用。相對地， UPF_2 曲線上的 C 點，雖也是新的柏瑞圖效率，卻不是柏瑞圖增益，因為不是兩人的效用都較原來的 A 點高。圖 1.1.4 讓我們思考一項爭議。如果僅考慮 UPF_2 曲線，B 點和 C 點是無從比較優劣的兩個柏瑞圖效率點。若我們回顧原來的 UPF_1 曲線，並假設新的生產誘因只會從 A 點提到 C 點，而不是到 B 點。同時我們也知道，部落若試圖將效用分配從 C 點移到 B 點，其結果只會讓 UPF_2 曲線縮回到 UPF_1 曲線的 A 點。那麼，我們要如何思考二人世界的經濟效率問題？

經濟效率必須考慮制度的改變。但柏瑞圖效率只是靜態觀點，它關注的只是分配上的優劣。在一人世界，經濟學家不難鼓勵被視為生產因素的人們提高工作誘因，也不難藉著設計去發揮規模報酬遞增。這都可提高生產效率和一人世界下的經濟效率。二人世界的經濟學家知道，雙方的情願協議可以降低合作的交易成

本，而對抗也能讓 CPB 發現自己計劃的缺失。這都是提升生產效率的來源。

在一人世界，因為每個人都可以是代表性個人，從產出到消費只是經由效用函數的轉變，經濟效率也就只是以效用表達的生產效率。二人世界就不同了，因為兩人都有獨立的效用系統，不能比較，也不能相加，因此，經濟效率也就脫離了生產效率。柏瑞圖效率就是用以表達經濟效率的一種方式，它告訴我們兩人效用的獨立性，卻不想去觸碰增進生產方面的問題。

當然，很少有部落會真正聘請經濟學家，去為自己規劃資源的配置。部落成員通常是透過溝通、交換、契約等機制去完成。在教科書或研究室裡中，經濟學家常利用數學模型推算配置結果，但必須注意，這時的經濟學家是在扮演 CPB 的角色，因為他們並未接受部落成員的委託，而是自以為理解成員之偏好、技能、知識，並任意地去設立模型、去分析他們。因此，他們分析得到的結論很難獲得部落成員的認同。

這並不是說經濟學家的研究與二人世界的經濟議題無關，而是說他們必須先獲得委託，然後再與人們一起去理解部落成員的偏好、技能與知識，方能提出契合部落成員實際生活的配置建議。即使如此，受委託的經濟學家仍必須銘記於心：二人世界的互動關係會激活部落成員的偏好、技能與知識，這將使得他們提出的配置建議很快就失去實際運作的意義。因此，經濟學家參與二人世界時，只能將自己的貢獻約制在邏輯層次，教導部落成員們共同處理問題的程序，譬如坦誠交換、靜心商議、信守約定等。否則，經濟學家很容易誤認自己是配置部落資源的 CPB。

多人世界

跨出了家庭、社團與公司，我們常無法確認自己的行動是如何影響到別人。當行動者難以確認其影響之對方時，就無法與對方進行交換、商議、約定等。當然，他也會想像存在某人受其影響，但畢竟沒有真實的影像，也只好採取如同在一人世界裡的態度，設想：「不必去計算對他人的影響，反正找不到他們，而他們也無法把帳算到我頭上。」這就是多人世界中普遍存在的現象。這裡，「多人」的意義是個人無法認識其行動所影響的人，甚至不知道他們的存在。

商業社會是多人世界的一種典範。廠商的產品隨著貿易商、網路商店的國際行銷飄洋到陌生的國度，再隨著中盤商、經銷商的銷售進入生產者從未想過的家庭。同樣地，消費者若檢視家中商品，能否想像是什麼人在什麼環境下生產它們？這就是多人世界。「商業社會」可作為多人世界的代名詞。

雖然個人在商業社會裡找不到受其影響者，但行動帶來的影響卻是事實。你影響到他人，也同樣受到預期外的影響。為了降低這些不確定性，商業社會將生成某些約束個人行動的規則。只要個人遵守這些規則，就能減少帶給他人非預期的影響；同樣地，他受到的非預期影響也會降低。非預期影響減少後，個人更能掌握行動，精確估算計劃的預期報酬，從而擴大個人的計劃。

不同於二人世界普遍存在的人稱關係，多人世界普遍存在的是**非人稱關係**（Impersonal Relationship）。只要社會普遍遵守這些規則，個人就能順利與他不認識或不知道其存在的對象完成合作（或交易）。當然，這裡合作並不是面對面那類，而是經由層層的仲介商。從製造商、中間商、到零售商，即使每個人都計算著自己的利潤，依舊要遵循共同約定的規則，才能將商品從製造商遞送到消費者手中。這種由一群互不相識的人，經由遵守共同約定的規則所形成的秩序，海耶克稱為**延展性秩序**（Extended Order）。³ 延展性秩序擴大了我們之前僅與熟識之人交易與合作的範圍。只有當交易與合作的範圍擴大到一定規模，分工才會出現，專業化程度才能深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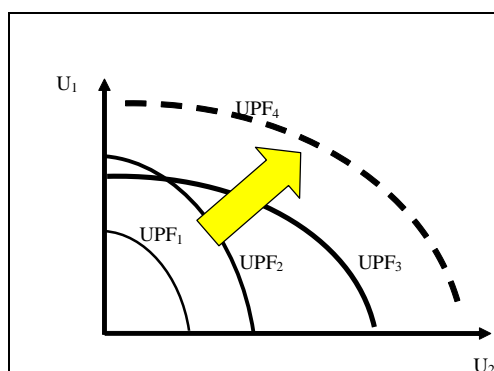


圖 1.1.5 效用分配可能範圍的擴大
因新知識的發現和利用，效用分配可能範圍由 UPF_1 曲線逐漸往外擴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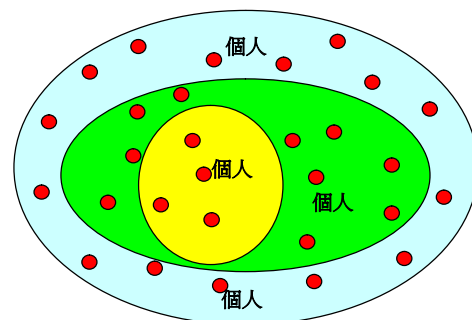


圖 1.1.6 併入經濟效率之人數的成長
最內圈僅四個人達到經濟效率，隨著合作人群的擴大，最外圈已有近三十都達

³ Hayek (1988)。

到經濟效率。

一人世界是數學分析的世界，經濟學家專研極大化分析，相信只要詳細紀錄和儲存足夠的個人資訊，就可計算出能帶給所有人最大消費的最適解。然而，經濟學家過度熱中於數學分析，將是個社會大悲劇，因為他們忽略了每個人都擁有獨立目的與意志的事實。二人世界是賽局分析的世界，經濟學家專研賽局理論，尊重每個主體，正視人們的合縱連橫與勾心鬥角，努力尋找能讓雙方接受的最佳資源配置方式。然而，他們過於自負所建構之公設世界，則會將社會帶入大絕境，因為他們沒意識到自己未曾擁有未來的知識，也對他們不認識之人的知識無知。

經濟效率既然脫離不了新生產技術的應用，那麼新知識的探索與合作人群的擴大，不僅提高生產效率，也擴大經濟效率所涵蓋的人群。由於這些發展都是朝向經濟學家在探索問題時還未具備的知識，因此，經濟效率在本質上就是可選擇範圍的不斷擴大，故又稱為**動態效率**（Dynamic Efficiency）。圖 1.1.5 表示不斷擴大的二人世界的效用分配可能範圍。圖中，因新知識的不斷被發現和利用，效用分配可能範圍由 UPF_1 曲線逐漸往外擴充，如經 UPF_2 曲線到 UPF_3 曲線、 UPF_4 曲線等。圖 1.1.6 表示多人世界中可併入經濟效率的人數的不斷成長。圖中最內圈為僅四個人達到經濟效率的合作群體，隨著合作人群的擴大，最外圈的群體已有近三十人都達到經濟效率。

既然市場的動態效率著重於未知知識的發現與未知人群的合作，因此，既有的知識與人群只是經濟學家分析的起點。經濟學家的工作不是去計算最適量和其分配，而是提供他們去探索知識發現和擴大合作範圍的過程與規則。這些規則形成了**社會制度**（Social Institution）。因此，多人世界的經濟分析並不是個人效用或利潤的極大化分析，也不在於談判與協商的分析，更不能是社會福利的極大化分析。多人世界的經濟分析是關於制度的創新以及風尚演化過程的分析。我們稱此為**制度分析**（Institution Analysis）。

制度分析的重心在規則的演化過程、演化規則和社會提供演化的環境。以市場活動為例，制度分析強調的不是廠商的利潤極大化或商品在市場的占有率，而是創業家如何開創更有利基的新商品。這類分析在企業界被稱為**藍海策略**（Blue

Ocean Strategy)。⁴ 幾乎所有成功的企業都曾經歷因藍海策略而勝出的關鍵時刻。對整個社會而言，這些創新給一般百姓帶來前所未有的新慾望和新滿足。因此，動態效率又可稱為**制度效率**（Institutional Efficiency）。

在現實世界，創業家除了開發與生產新商品之外，也常得負起宣傳或教育消費者的工作，因為他們知道：百姓對創新商品常是懵懂無知，只有經過宣傳和教育才能讓他們產生需要，才能賺取利潤。創業家不僅需要承擔風險，更需要具有遠景、精於調控生產資源、具有說服消費者和改變消費習慣的能力。他們帶來了新的商品、新的制度、新的社會。因此，**創業家精神之分析**（Entrepreneurship Analysis）或**創新分析**（Innovation Analysis）也就成為制度分析的核心內容。

第二節 政治經濟學的兩個分析層次

一人世界裡，CPB 制訂計劃，個人必須遵循計畫指令。多人世界裡，社會存在長年運作的制度與規則，個人依照自己的理解行動。在介於其間的二人世界，雙方經由協議，約束對方的行動，或經由多次往來經驗去探究對方的可能反彈。這三類範疇都存在著兩層次問題，第一層次是計劃、政策、制度、規則、協議條件等限制個人行動之約束條件，第二層次是個人受限於約束條件下的選擇與行動。

不論第一層次的約束條件如何產生，經濟分析處理個人在第二層次的選擇與行動問題是相同的，也就是個人先判斷違背約束條件可能遭遇的懲罰條件，並將這些預期懲罰併入計算，以評估不同選擇的預期效益。當然，預期懲罰不一定要以金錢計算。⁵ 同樣地，個人考量的預期效用也不一定只來自物質消費，也包括他想開創事業的雄心或改變世界的熱情。

至於在第一層次，三個世界之約束條件的產生程序差異甚大。在一人世界，CPB 以自己設定的社會福利函數為目標，尋找能實現最高社會福利的計劃。在二人世界，部落成員嘗試著以相互理解或直接協議的方式，尋找對方尚能接受的最

⁴ Kim and Mauborgne (2005)。

⁵ 下一章將討論到主觀成本。

有利行動。在多人世界，制度與規則並非來自權力當局的要求，也不是針對某人或特定目的而設計，而是為民眾普遍接受與耳傳的社會傳統與備受歡迎之個人創新。

兩層次的議題

接著，本節將以四個例子說明不同範疇下的兩層次問題。

一、圖書館打工

第一個例子討論學生的打工行為。假設學生張生在圖書分館打工，而分館的主要業務是借書與還書。由於學生借書還書的次數不多，張生詢問館長：能不能利用沒人借書與還書的空檔時間看點自己的書？如果館長說「不可以」，即使在空檔時間，他也只好把書架的書擺整齊、把桌面擦乾淨。如果館長說「可以」，張生除了會利用空檔時間看書外，也可能會為了增加看書時間而縮短還書與借書的手續時間。館長的回答是第一層次的決策，決定打工學生的行動規則。

館長會如何回答？如果分館經費只夠他雇用幾位工讀生，而申請工讀的學生也就是那幾位，就形成雙邊壟斷。這時，不論館長的目的與計畫為何，都必須和這些工讀生協調，才有實現的機會。如果館長不受上級的監督，而申請工讀的學生又很多，那麼，他就有較強的議價權力要求工讀生依照他的計畫工作。假設他非常重視工作態度，他的回答就會是「不可以」。假若他很體貼學生，他的回答可能就是「可以」。第三種情況是學校有很多的工讀機會，如系辦公室等長期以來都允許學生利用空檔時間看書，那麼，館長也只能遵循慣例。

二、擇偶與婚姻

第二個例子討論擇偶與婚姻。新古典經濟學強調選擇，而選擇的對象是選擇之前已給定的可能集合。以擇偶問題為例，個人在愛情與麵包為兩軸的平面座標上，標示出不同選擇對象的座標落點，然後就自己的偏好挑出最適合的伴侶。這裡，第一層次是個人決定以「選擇」作為分析原則，第二層次才是決定兩座標軸的內容（愛情與麵包）和進行最適量分析。

「行動」是另一種不同於「選擇」的分析原則。若個人在第一層次決定以行動為分析原則，他關心的不再是擺在面前的各可能對象的現況（給定的可能集合），

而是他與對方共組家庭的過程與未來的行為調適。此時，他對平面座標之兩軸的標示會是對方的「相處態度」和「對未來的企圖心」。這看來也類似於選擇，但差別有二，其一是行動原則不強調對方現有的成果，其二是行動原則允許個人調整偏好。

三、生育計畫

在自由社會，夫妻以自己對小孩的喜愛程度和負擔能力，決定想生育的子女數。在人類史上，生育問題一直都是（夫妻兩人之）核心家庭最單純的私人問題。然而，中國大陸政府在 1979 年將生育問題提升為國家基本國策，使它變成兩層次的決策。第一層次是國家的計畫，當前的計劃目標為「控制人口數量、提高人口素質」，計劃的基本內容是：城市地區的夫妻只能生育一個子女；農村地區若第一胎為女嬰，則可多生一胎；少數民族可生育兩位子女。第二層次是個人決策，譬如農村夫婦在知道第一胎為女嬰後，決定是否再懷第二胎。當然，個人的選擇還包括非法多生，甚至殺害女嬰等不人道選擇。大陸政府當然能預知這種潛在不人道行為的出現，故採取了強制婦女上環和強制墮胎等嚴厲懲罰手段。

一胎化政策推行一個世代後，大陸的人口性別嚴重失衡，也面臨人口老化問題。人們開始質疑以人口數量和人口素質作為國家人口政策之目標的正確性。試想，如果人口政策之目標也必須兼顧性別平衡和人口老化，國家的第一層次決策將會如何調整？相應於此，個人的第二層次決策又將會如何改變？。

四、憲政原則

第四個例子討論政府政策與憲政原則的區別。國人大都明白法令位階的基本概念——憲法高於法律而法律高於行政命令。然而，國人並不是從兩層次的角度去理解它們，而是以類似官階大小的角度在比較法規的位階。也就是說，任何掌權者都認為自己可以隨意制訂法令，只要不抵觸上一級的法令即可。相對地，兩層次的精神則在於，任一級政府必須在給定的上一級的法令下制訂法令。雖然這兩種差別看似太大，但其導致國人遵守法律之態度卻很大。

想像某國想藉修憲調整產業政策。關於政府介入產業的憲政原則有二：其一是**公營原則**，允許政府壟斷和經營重要物資及基礎設備等產業；其二是**私營原則**，禁止政府經營任何產業。修憲大會決定第一層次的規則。給定這規則後，政府政策才能展開。若修憲大會通過公營原則，政府就得設立「審查委員會」，決定其將

經營的產業。之後，政府的工作就是籌設公營企業、經營這些公營企業、設立「督導委員會」、監督這些公營企業的營運。修憲大會的決議區分了政府與百姓的經營範圍，政府與百姓都必須接受這憲政限制，譬如民間只能朝向不屬於公營企業範圍的產業發展。若修憲大會通過私營原則，政府就不能涉足任何產業，僅保留在物價波動劇烈時去關注商品的流通的些許權力。

修憲大會決定第一層次的規則。給定這規則之後，政府和百姓才能展開他們的行動計劃。譬如修憲大會決定公營原則，政府就得開始計劃去設立和發展公營企業，而民間則朝向不屬於公營企業範圍的產業發展。修憲大會的審查委員會劃開了政府與百姓的經營範圍，政府與百姓都必須接受這限制，然後才去進行第二層次的計劃。

在布坎南的憲法經濟學裡，他分別稱這兩層次的研究為**制憲前的經濟學**（Pre-Constitutional Economics）和**制憲後的經濟學**（Post-Constitutional Economics）。⁶他認為這種理解可以澄清政治經濟學與經濟分析之間的重疊和混淆。在他的定義下，制憲前的經濟學就是憲法經濟學，也就是政治經濟學。相對地，制憲後的經濟學就是當前的經濟分析和其在各領域的應用。

經濟學原理三

經濟學的入門課程是**經濟學原理**（Principle of Economics），分成經濟學原理一的**個體經濟部分**（Microeconomics）與經濟學原理二的**總體經濟部分**（Macroeconomics）。

在個體經濟部分，決策單位是追求效用極大的消費者與追求利潤極大的廠商。他們尋找對自己最有利的（策略與）行動，不考慮對其他經濟單位的影響。這樣，就像原子一般，彼此的聚合僅依賴價格和其傳遞的資訊。但在現實世界，經濟單位的決策總會相互影響。原子式的決策單位沒意願去處理這些外部性。於是，個體經濟部分便把外部性和類似的問題交給政府去解決，並賦予政府高於市場的地位。

當政府擁有各經濟單位的決策資訊及相互關連，勢必將所有決策單位的資源和目標納入全盤計劃，計算出能使社會福利達到最大的配置方式。個體經濟部分

⁶ Buchanan (1975)。

讓政府去負責資源配置的經濟效率，僅讓民間經濟單位在政府的約束下負責生產效率。

由於這類體制剝奪了人民在生產與消費的自由，民主國家並不熱中於此，而代之以經濟管制和凱因斯式的經濟管理政策。前者屬於個體經濟部分的政策分析，而後者就是總體經濟部分的經濟政策。不論政府是以規則管制個別經濟單位的決策，或是以控制總體經濟變數去限制個別經濟單位的選擇，政府的計劃與政策儼然成為兩層次分析的第一層次。第二層次才是個別經濟單位的選擇與行動。

第一層次的成敗，取決於個別經濟單位是否情願接受政府的計劃與政策，或說是，決定於政府如何強迫或誘導個別經濟單位接受其指令。關鍵就在政治權力。然而，以政治權力強制資源的重分配，必然傷害到某些人。經濟學家一旦遺忘了古典經濟學的使命，很容易就會將自己的任務定義為：有效率地將政治權力的配置轉換成財富的分配。經濟學不自覺就淪為一門遭受其他社會學科譏諷的「沒有公義的社會科學」，或被批評為不願探究真實社會的「偽科學」。

經濟學原理之所以出現上述缺失，主要是政府的計劃與政策被當作第一層次。個別經濟單位一旦出現困難，就把責任推向政府，指責政府的無能與不願伸援手。事實上也的確如此。當政府約束了個別經濟單位的選擇與行動後，解鈴唯有繫鈴人，自然要負擔無法實現經濟效率的責任。

政府並非萬能，即使擁有個別經濟單位的資訊，也無法有效利用它們。個別經濟單位並非原子式存在，他們透過規則與約定去處理外部性和公共事務。只有在規則與約定無法有效運作時，他們才會成立組織，賦與它部分且有限的強制力，讓它去實現他們的目的。

這些組織和個別經濟單位平行地存在，都是社會分工下的經濟單位。當組織被賦與強制性的政治權力時，就稱為政府。個別經濟單位與個別經濟單位之間依規則與約定往來，個別經濟單位與政府之間也同樣得依規則與約定往來。當個別經濟單位遵從政府的權力時，是希望藉著政府去實現的他們目的。這如同他們進電影院必須遵守關掉手機、不吸煙、不喧嘩等規則。

政府和個別經濟單位的決策都屬於第二層次，而第一層次是約束他們的規則與約定。我們稱約制個別經濟單位與個別經濟單位之往來的規則與約定為社會規範，並稱約制經濟單位與政府之往來的規則與約定為憲法。憲法與社會規範才是

兩個層次下的第一層次。

當經濟學者長期將自己侷限在數理研究後，很容易走上偽科學的困境。古典經濟學的使命是體制變革，要求經濟學者隨時回顧社會狀態，尋找一般百姓能生活更好的政經體制。當前的主流或非主流的經濟學教科書也認識到這問題，但大都僅零星地在書中添加幾個補救的章節。究其原因，是現今的經濟學家在養成教育中甚少接觸到政治經濟學。因此，經濟學原理有必要在現行的個體經濟部分和總體經濟部分之外，加上經濟學原理之政治經濟部分，或稱之「經濟學原理三」。

經濟學原理三的內容，將包括第一章討論之政治經濟學所關懷的議題。這些議題將分成兩類。第一類分析個人在給定之政經體制下的選擇與行動。這類研究又稱為**政治的經濟分析**（Economic Analysis of Politics），以芝加哥政治經濟學和公共選擇為代表，也包括新制度經濟學和一些對經濟大議題的計量研究。第二類探討不同政經體制的秩序與規則的形成，和其對百姓生活福祉和自由的影響。布坎南稱這類研究為「憲法經濟學」，包括奧地利學派的政治經濟學、布坎南的憲法經濟學，也包括馬克思學派的經濟理論。

綜言之，經濟學原理三不僅包括第一層次的憲法經濟學，也包括第二層次的政治的經濟分析。政治經濟學者大都沒超越政治的經濟分析，習慣不去反省體制所加諸的限制。當然，如果當前的秩序是美好的，經濟分析的確可以提供我們對行動的認識。但如果當前的秩序令人不安，而經濟學者卻視而不見，則其研究成果只會加劇政經體制對個人行動的限制，並扼殺個人改變政經體制的企圖。